

為何外國抗疫沒有醫護罷工?

深度
評論
李繼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歐盟所有國家遭受感染，亞洲的韓國、日本、伊朗同樣成為重災區。但看到這些抗疫新聞的同時，有一個細節被忽略了。這就是，外國疫情再嚴重，至今也沒有看到哪怕是一宗的醫護罷工事件。香港至今只有121宗受感染個案，和其他國家數千宗個案根本無法相比，同樣是醫療物資不足，同樣是情況緊急，同樣沒有出現「全面封關」，為什麼其他地區可以放下政見一致抗疫，一切以病人利益為重，而香港卻會出現醫護不顧病人生死、臨陣脫逃的可恥事件？

一場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是考驗一個地區公民素質與社會文明程度機會。顯而易見，香港的表現是令人失望的。在過去這兩個月時間裏，既看到了大量緊守崗位醫護的人性光輝，同時看到了被政治立場與仇恨思想蒙蔽了的醫護面目。

從2月3日開始，「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所謂的「罷工」，提出兩個訴求：「全面封關」、提供足夠醫療物資。據官方統計，僅2月4日當天，就有超過2000名護士、300名醫生「缺勤」（曠工）。在當時香港抗疫形勢最為緊急、也是最需要醫護的時候，這批醫護以醜陋的行動，向全世界展示香港的黑暗一面。那些舉着標語、戴口罩不敢直面目示人、口口聲聲叫喊「全面封關」的所謂醫護人員，不僅愧對自己的醫療專業，更愧對香港人。

儘管政客以及帶頭罷工者，愛將自己形容

成為抗疫做了多大貢獻、描繪自己冒着多大的危險、叫喊着醫療物資又是多麼不足夠，但一個月之後，香港人看看現在世界各國的抗疫形勢，再回顧這批罷工醫護的表現，不論是專業水平、道德力量，別說差天共地，也有雲泥之別矣。

意大利目前是中國以外受感染情況最嚴重的國家，至今已有超過9000宗確診個案。該國醫生工會組織指出，全意約5%的感染病例是醫務工作者短缺造成的。作為一個具備良好醫療傳統的國家，意大利當局也在嘗試以非常規式救援的方式來面對威脅。譬如在經濟、教育最發達的倫巴第大區，當局已經發起總動員，不僅要求政府重新徵用已退休的醫生和護士，還讓護士學校的學生提前畢業，直接參加醫護工作。但他們有沒有放棄病人、發動罷工？

歐盟何曾「全面封關」?

法國受感染個案已超過一千宗，全國醫療體系飽受衝擊。在重災區的瓦茲，一名院長對媒體表示，無論是接聽急救電話或是手術醫生，都處於不堪重負的狀態下。每名醫護人員一天三個的醫用口罩已經告急，不論是醫護人員還是在急救中心工作的人員都處於飽和狀態，醫護人員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休息了。法國醫護如此艱辛，當地醫護有沒有因為法國政府沒有對意大利「全面封關」而罷工？有沒有因為「不夠休息」、「不夠口罩」而罷工？

德國情況也不遑多讓，個案已經超過了一

千宗。當地醫護超負荷工作，亞琛工業大學附屬醫院婦產科的一名護理人員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按規定，他在本科室的45名同事作為密切接觸者應全部居家隔離。但這是該院的早產兒監護病房，如果全員停工，那些最需要照顧的小生命怎麼辦？因此，醫護人員目前繼續上班。德國醫護有沒有抱怨政府支援不夠、「太危險」而振振有詞地放下病人而不顧？

歐洲的意大利、法國、德國與英國，亞洲的韓國、日本、伊朗、泰國，大家都面對同樣的疫情衝擊，但至今為止，沒有出現哪怕是一宗的醫護集體罷工事件。為什麼外國沒有，而只有香港出現，並且以如此大規模的方式出現？

根本原因在於，極端思維已蓋過了專業要求和道德水平。所有人都知道，罷工醫護背後有着政治組織的操弄影子，而所謂的「全面封關」，也根本就是為了實現與內地切割的藉口。試問，如果「全面封關」真有效，為什麼疫情爆發至今已逾一個月，法國不封意大利？德國不封意大利？英國不封意大利？按香港罷工醫護的標準，這些國家的政府是否都應該集體下台謝罪？當意大利護士每人每天只有不超過兩個口罩的情況下，仍然忘我地救治病人，香港的罷工醫護們，難道不感到羞愧嗎？

一場疫情，揭開了香港的陰暗面，但同時也看到了大量堅守崗位的醫護，在危難時刻綻放出來的人性光輝。香港這個城市，需要的是專業，需要的是理性，更需要包容。看看歐洲吧，一切古典民主理論的發源地，教會了香港人是時候反躬自省。

不能因顧及選情而放鬆懲暴



學者論見
陳文鴻

「一國兩制」並不是一制大於國家，因為香港回歸只是高度自治，不是「獨立」，「一國」始終主宰着香港的一制。基本法規定國防外交由中央負責，但並不是在此以外、按普通法負面清單式的解釋都歸特區政府自治範圍。基本法從屬國家憲法，歸大陸法而非普通法的範疇，解釋只能從大陸法的原則。基本法亦有條文規定內地法律經一定程序可在香港實行，便不單指狹義的國防、外交範圍。

國家安全涉及國家整體利益，是「一國」根本，涉及範疇大於狹義的國防外交，更隨着科技和國際關係的演變，不時有新內容。內地有國家安全法，香港按基本法規定自行立法保障國家安全，這才是完整的「一國兩制」。基本法讓特區自行立法，表明中央重視香港高度自治，也兼顧香港的普通法與內地大陸法制的差別。

今天亂局全因23條未立法

假若2003年香港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國兩制」便更完整。可惜，當年有部份人反對23條立法，特區政府鑒於有大批市民遊行示威而退讓，鑄下了今天香港政治逆反。而23條未能立法，更形成今天「自決」「港獨」勢力猖獗，推行所謂的「光復」「革命」，甚至暴亂不止。

止暴制亂是要鎮壓暴亂，但除了依法執法外，還要在法律上禁制其背後的「港獨」主張，因此23條必須立法。而且因着暴亂未止，外部勢力還蠢蠢欲動，甚至公開提出在香港奪權的方案。要鎮壓暴亂、禁絕「港獨」，保持香港的「一國兩制」，23條立法更形迫切。

香港若沒有了「港獨」思潮，同時亦會抑制所謂歸英歸美的政治活動，不再讓一些人幻想脫離內地，也不給外部勢力任何藉口顛覆香港特區政府，藉以攻擊內地。排除這些干擾，香港便可安心全建設、發展，建設香港提升社會質素與競爭力的制度，與內地的大發展，國際的大轉變相適應，且藉此更上一台階。

「港獨」等內外勢力當然反23條立法，部分香港人如「反修例」所顯示也是「反共反中」，他們一定反23條立法，也會再挑起暴亂來反抗。但即使23條不立法，他們的反對和暴亂亦不可避免，所以長痛不如短痛。

暴亂不止息主因特區政府曾經處理不當，不及早斷依法執法，處事克制以致情況失控。警務處新任處長履新後，行動便開始有效，暴亂便後繼乏力。即使今天推23條立法，只要政府和警隊嚴陣以赴，嚴厲執法，不姑息不投降，應可把局勢控制。

在當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佔多數，應足以推動立法。若為照顧九月立法會選情而放棄，選舉失誤的話，23條立法便十分困難，反抗的勢力更大。屆時便只能把國家安全法依法強加於香港，影響更大。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英國查香港警隊前，請先查查自己

新聞
背後
卓銘

英國國會在去年「修例風波」期間，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以「促進香港民主發展」，並關注「港人人權受侵犯」的情況云云。這個小組昨日宣布對香港警方侵犯港人人權展開調查，呼籲不同人士透過電郵提供證據，製成報告後便供予英國及其他國家、國際人權組織作為參考。

雖然不知英國國會根據什麼權力和法理依據調查香港警方，小組口口聲聲要「調查」，但其實連證據都做不到，而是要第三者提供二手證據，還是透過單純的電郵來往，既不視察實地實物，也不親身與證人會面交談，想來也不必管「證據」的可信度是否足夠了，大概連一些模模糊糊、沒前沒後的照片和影像也可以被列作考慮。

想來英國一直與香港反對派同聲同氣，此番亦想必會一唱一和，收集到大堆經過悉心包裝的「證據」，打出一份抹黑香港警隊侵犯人權的完美報告。這份調查報告最終能有多少公信力，也就可想而知。

但也可能是筆者以小人之 mindset 君子之腹。畢竟英國與香港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國會議員們公務繁重，自然沒有這麼多工夫千里迢迢來港，即使來了，也未必肯躬尋到暴亂現場嘗嘗磚頭橫飛和汽油彈的滋味。但筆

者這裏剛好有一宗現成的港人人權被侵犯個案，保證各位議員毋須跨越重洋，或向他人伸手求證據，因為此案正正發生在英國國土內。

港羽隊竟遭打壓歧視

今起在伯明翰舉行的「2020全英羽毛球錦標賽」，香港隊亦為參賽隊伍之一。據傳媒報道，港隊本週初便已飛抵英國備戰。眾所周知，現時新冠肺炎全球肆虐，歐洲多國情況亦頗為嚴重，故港隊成員平日也戴備口罩以防不虞。但乘搭飛機期間，他們戴口罩的模樣已遭到同行歐洲人取笑。有成員續指，當他們在英國外出乘車時，便不止一次遭到其他乘客指責，甚至有人刻意開窗嘲弄和朝他們咳嗽。球賽未開始，眾人已增添不少心理壓力。

不論任何人看來，相信都會認同這些行為已經是歧視。一直有說歐美人對於防疫要戴口罩頗不以為然，認為健康的人就沒有必要戴口罩，因此見人戴口罩，便先入為主覺得對方有病。加上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國爆發，有人把中國人視作瘟神敬而遠之，是以港隊受到歧視也不能說是意料之外。

為免誤會，筆者特地翻查人權的範疇，《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人權法都清楚列明

了「不受歧視的自由」，其中包括種族、膚色、國籍、出生等任何區別。當然，對於如此關心香港人權狀況的國會議員們，這大概只是基本常識。既然英國國會不惜求助於人，隔萬重山也要調查香港警方侵犯人權，對於發生在自身眼皮底下，如此明目張膽歧視和侵犯港人人權的事件，難道還有不調查的理由？

想當初，英國國會成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之際，主席班奈特女男爵便揚言這個小組是「英國與香港站在同一陣線的承諾」，希望能拓展英國與香港兩地人民的關係。如此甚好，現在羽毛球港隊在英國遭英國人歧視，這怎麼想都不可能有益於兩地人民的關係吧？如果真心想達到成立這個小組的目的，班奈特女男爵便應一諾千金，徹查港隊在英國遭侵犯人權一事，才是真正捍衛港人人權之舉。

連就近之事都不發聲，試問怎敢相信你能隔空調查千里以外的事？何況調查香港警隊，整理、尋求「證據」費神需時，不可能及得上調查自己地方那麼易。反正現時英國街頭也有數之不盡的人臉識別攝像頭，只要錄取港隊口供後，對照時間、地點即一目了然。除非，國會議員們認為英國人歧視香港人，也是「與香港並肩同行」的方式之一。

抗疫彰顯中國科技發展成就



有話要說
葉建明

國家衛健委10日公布，內地31個省區市新增確診病例19例，其中湖北17例，新增報告境外輸入確診病例2例。同時，武漢14家方艙醫院全部休館。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鏖戰，曙光已初露。

相對17年前的沙士，此次新冠病毒傳染性更強、病情發展更快，不少隱性患者令疫情傳播路徑更難尋，防與治都面臨更大困難。不過與17年前有巨大區別的是，今天中國整體實力提升，科技進步，這為中國打贏防疫之戰增添了自信。

兩個多月來，中國科技全方位參與，與時間賽跑，成為抗擊疫情的一大亮點。相信此疫的磨難也將會成為中國科技進步創新發展的新催化劑。

沙士發生之初，是香港和美國幾乎同時率先發現一種冠狀病毒可能是真正的元兇。在病毒基因圖譜的繪製上，也是美加略早於中國；在病毒檢測診斷上，德國等國先於中國研製出診斷試劑。

如今，在武漢衛健委發布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後13天，中國便向世衛提交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信息，與全球共享。1月14日，內地醫藥科技公司成功研發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此評價：「中國以創紀錄的速度分離出病毒，進行基因測序，並立即同世衛組織分享。」

分離毒株、藥物篩選、新藥研發等需要大量的數據分析、大規模文獻篩選和科學超算。為幫助科研機構縮短研發週期，騰訊開放了其超級算力設施，阿里雲向全球公共科研機構，免費開放一切AI算力；百度研究院向各基因檢測機構、防疫中心及全世界科學研究中心免費開放線性時間算法Linear Fold以及世界上現有的最快的RNA結構預測網站……

中國其他科技也在災難中展現亮點：無人機空中指揮隔離；AI機器人走進醫院，協助醫生進行無人導診，機器人還充當隔離區送餐、送藥、量體溫、打掃衛生的責任，以避免大面積傳染。

的確，此次抗擊疫情對中國是一場「大考」，也是對中國創新科技發展的測試。

科技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人」，包括使人類與整個自然的相互關係和適應性變得更好。而科技進步是人類抗擊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中國創新科技發展這10多年來，在服務人類、為人類抗擊疫情方面有何進步，是「真進步」還是「徒有其名」，防疫是一個答卷。

雖然這是中國創新及科技群體第一次全方位協作應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或許起初還有些「青澀」，還有些各自為戰，但「小荷已露尖尖角」，中國科技的進步在對抗傳染性疾病方面已經初展身手，而且身手不錯。對於未來，我們更有期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反對派欲「神化」死者抹黑警隊



議事論事
鄭赤琰

鐵太子站「8·31事件」等同出一轍，都是要將死者或所謂的「死者」神化，令謠言繼續流傳，繼續煽動部分市民的仇警和反政府情緒。

由以上種種來觀察，自反對派以「反修例」為藉口，挑動部分市民上街反政府，再以「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為口號，煽動更多年輕人投身黑色暴亂以來，他們的政治動作多樣化，是香港前所未見，至於「造神」這一招也是港英時代所無，由倫敦指派來管治香港的總督大多信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聖公會），其他任何觸及政治的「造神」運動皆會被打壓到不留痕跡。

港英政府不容反殖民的「造神」運動，不等於本港沒有民間「造神」活動。19世紀末清王朝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將新界租借予英國，在當時香港的原居民鄉村，每條村都設有宗祠，供奉族人祖先的靈位。子孫在村中設立祠堂便是供族人每到節日時祭祀，以表孝道！

除了祖先外，像大埔林村天后廟內設有義祠，供奉12位護鄉烈士，以表揚推崇他們的義舉。大埔松嶺鄧村祠右殿則供奉鄉賢，正中為鄧師孟的神位。鄧師孟原為鄧氏僕人，明隆慶年間與主人同被賊人所擄，師孟冒稱為主人

的兒子，願留賊船為囚，賊人釋放主人回家籌集贖金，主人離去後，師孟即投海自盡，死後被追認為忠僕，入祀鄉賢。

筆者在中文大學任教時曾創立「國際客家學會」，其中一位法國學者勞格文參與客家學研究，專攻客家神廟的起源，在閩粵十二個客家縣調查研究寫成十二本著作問世，他的研究證明所有的神廟供奉的人物在世時都是正義凜然的仁義之士，供奉他們為神的社會功能是為了人示範，標誌社會正義不朽。

「港獨」猶如「邪教」

由此看來，要「神化」政治運動的人物，首先的先決條件是有人物，做人做事要秉持正義原則自不必說，像少女自殺硬說成是姦殺，停車場失足跌死硬說成是被殺，企圖藉此誣蔑警方，警方當然也會拿出證據駁斥，如此一來雙方各有各說，頂多是叫旁觀者疑信參半，要他們就這樣去相信你「神化」的人物，還遠遠達不到「造神」所要的大公無私與光明正大的崇高條件。

當然，造神者往往是一廂情願，自以為是，但盲目「造神」的代價卻是落得一個「邪教」之名而遺臭萬年，所以一般人不會去輕易造神，以免冒犯神明、自取天譴！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眾所周知，宗教信仰是國際公法認同了的普世人權，但這只是指個人有選擇宗教去信奉的權利，而不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糾眾自己造神，創造自己的信奉，否則不但有可能觸犯法律，更有可能被列為邪教。

美國歷史上出現多個惡名昭彰的邪教，它們在偏遠地點自立門戶、自訂教規，教主往往以神的使者自居，這些教派有的倡導一夫多妻制、有的宣稱種族戰爭即將到來，甚至末日臨近，更有教派曾策劃暗殺美國總統，有的教主自知罪難難逃時，便脅迫眾集體自殺。

由此可見，「造神」是非常危險之舉，玩政治玩到失意的人，最好接受聖人的勸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孔子這句話是他的切身體驗，他曾經想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向當世諸侯國推薦，但周遊列國之後，沒有諸侯聽信他，只好退下來從事教育工作，曾有學生問他鬼神是什麼一回事，孔子馬上不悅，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要學生正正經經做學問，不要去講神講鬼。

早前有兩名西貢區反對派區議員動議把將軍澳兩個公園改名，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毋須大驚小怪，問題是二人建議將公園改名以紀念兩名在「修例風波」中犧牲的義士。然而，警方和法醫已查明二人的死因無可疑，更不涉及警方的執法行動。

這次將軍澳公園改名事件與反對派編造港